

記李曼瑰老師

曹尚斌

關懷學生一片純摯

六十二年仲夏我在中國文化學院畢業前夕，教務處田子仁先生有一天帶着緊張的神色，說話急急忙忙的，在路上和我一見面就問：「你這幾天到那裏去了？李老師（曼瑰）到處找你，都不知道下落，她問我認不認識你？叫我趕緊告訴你，快到她家去一趟，老師有要緊事問你！」

這是李老師關注我畢業後的出路問題。就學三年期間，只有三年級時抽空去見老師一次面，那也是應老師召喚之命，要我替她居留美國的同學的外子編輯一本詩文稿遺著。藉着那件事的機會，和老師約略敘述了我就學情景及日後的打算。沒料到老師對我畢業後的出路竟耿耿於懷！

和老師敘別後一年多，我懵懵懂懂畢業了，正恍忽間不知何所棲止？當時新任訓導長王吉林博士透過一位劉姓同學約見我，某天正和王博士面談之際，另一主管顯得神情訝異地中斷了我和王訓導長的談話。以後也就沒有結果，但，約十天後的某一個黃昏，人事室陳主任親自拿了一張董事長的手諭送到宿舍裡，要同學轉給我，大意是派我到夜間部中文系當助教，却指定兼辦推廣教育中心的業務！我未曾考慮眼前得失或日後之

坎坷！欣然應命，報到後認真工作起來。兩年後李老師再度找我，想要替我覓一較佳工作環境，我毫不遲疑的婉謝了老師的盛情。

六十四年農曆五月初三，是李老師六秩晉九誕辰！我心裡勾畫一個理想：預備明年商諸幾位學長，為老師辦一次七秩大壽的慶賀活動！過去二十餘年似乎從未聽到過老師有任何慶生活動。近五年來我追隨老師工作，就學總是比較靠近老師的身邊，如果她有什麼動靜，我自以為能比一般同學的消息靈通些。這一年的二月間我選接到「三一劇藝研究社」的信函，是由老師署名的通函，還附了兩張「瑤池仙夢」的入場券，這是慶祝婦女節上演的話劇，是李老師最新編寫的一個歷史劇。這齣新戲的演出，無疑地又是劇戲界的一件盛事。我暗自欣幸老師的新作，再一次激盪起沈寂已久的話劇運動的浪花！

病危消息來得突然

暑假快過去了，我想抽空去看看老師的近況，某天在不經意間忽然看到報紙消息：李曼瑰教授病況危急！真是晴天霹靂！怎麼會呢？我驚訝這是報紙的誇張報導，實在不敢相信是真實的。已經是十月了，看報後的第二天晚上我才跑到三

軍總醫院去看老師，病房的門上懸掛一個簽名簿，上面寫着：病人不宜多說話，請來訪親友簽名致意。我才相信報紙上說的，老師確實病重了。我還是冒然地進入病房，一眼看到老師瘦的不像原來的樣子了！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沉痛內疚，一時說不出話來，圍坐在老師病榻旁的親友也似乎以一種奇特的眼神注視我。首先是阿美向我招呼，我不及解釋事不知道老師生病的情形，躺在床上的老師顯得氣力不足，她費了很大氣力睜開眼睛看看我，但燈光微弱，我又不曾說話，老師的視力可能比生病前更差了些，她一下看不出我是誰了。阿美告訴她我是在戲劇中心工作過的曹××。却未提到我現在工作狀況。停了一下，老師想起我是誰了。她開始問起我的近況，不停的說着廣東方言，顯得有氣無力；我只是木然聽聽，不知道怎樣對答老師，經過阿美及老師的姊姊問我何以遲遲不來探望老師？等到今天老師已經危在旦夕！才來探望又怎麼安慰她呢？我感到慚愧不安，除了靜聽老師的最後叮嚀，李大姑的輕微而親切的責備之外，我實在沒有一點法子安慰老師，經過一陣談話之後，老師深陷的眼窩裏流出淚來，我輕輕地替她擦一下濕潤的臉頰，她還是不停地說話，由阿美代為答話。而且不時的回

願我，總是說我來得太遲了。我就愈覺得心神不安，當她在喃喃的自語時，却又不不停地伸出手來，這樣反覆地連着幾次伸出顫抖的手來，使我聯想起三十五年前家父在彌留時刻，也曾一方面殷殷叮嚀，同時掙扎着把手拾起來，口詞已經不清楚，不知道都是說些什麼？李老師似乎重現了昔年家父臨終前情景，我驚恐意識到這是不祥徵兆。

十年心願重振劇運

第二次——隔了一天晚上再去看看老師，她已經氣若游絲，緊閉雙眼，不再說一句話了，除了親友們商議老師後事外，我只盼望奇蹟出現！祝願老師否極泰來，能從危急的邊緣，安然渡過這道難關，恢復她的生命活力，正如她生病前在第一次會議上作結語時，曾經自我判斷還有十年的壽數，在最後十年的生命歷程中，她決心重振劇運。然而，天不假年！從那次會議到老師病逝僅僅半年時光，竟成隔世！老師的心願未償，而我想為她祝壽的構想，永遠成爲夢境！上週看到報紙消息：爲紀念李故教授生前熱心推展劇運而創設的戲劇獎金，再度頒獎。接着母親節快到了，老師的生辰也逼近了。在她生前，我以子侄心情和老師相處，個人幼失怙恃，隻身在台，碌碌半生一無所成，正由於此，所以老師對我的關懷益切。從我應命追隨她到台北工作以至第二次的學業完成，老師每次見到我時總是囑咐我早日結婚成家，再着手創業，說起來真慚愧至極！老師對我的期望，我只兌現了一半，雖已成家却未立業。在老師七六生辰的前夕，感觸良多，尤其個

人對老師的一點宿願——想爲她辦一次祝壽活動，竟也無緣實現！這一件成爲夢幻的憾事，再也無法彌補了。然而埋藏我內心深處的這個夢想，將是一道永遠抹不掉的印痕！老師已經去世六年頭了，她生前的種種形象，時而幻現眼前，她那慈母般的叮嚀與關注，我仍然能記得她略帶廣東語根的每句話之聲調，就筆者所知現在北一女任教的莫蒙恩老師，講話的語勢聲調以至外貌，都很近似李老師。這也許就是筆者和莫老師有一見如故的緣由吧！要追敘李老師生前瑣事，筆者雖不敢說如數家珍的話，但却知道老師終生爲話劇貢獻心力的大概狀況，以下個人謹追憶記述有關李曼瑰教授平生與戲劇之實線際會的片段行誼。

雙十年華古典戲劇

民國十五年李老師雙十年華，保送燕京大學攻讀教育，後又轉入國文學系，專攻古典戲曲，終以「李笠翁十種曲之研究」爲畢業論文。老師的論文提出後一時洛陽紙貴，北京晨報爲之刊載，曾獲甚高評價。接着又發表「托爾斯泰的研究」與「田園詩人陶淵明與湖畔詩人華斯華滋」及短篇小說等於上海女青年月刊上。這連貫的突出表現，對李教授後來選定爲戲劇運動奮鬥的目標，有決定性影響。說到李教授對戲劇發生興趣，應該上溯到她十六歲那年還在廣州真光中學讀書時，就編撰了第一個劇本「有價值的人生」，她這個處女作并得到廣州女青年會的徵文首獎。這一環試與鼓勵，也許給了她相當的啓示。進入燕大

讀書過程接連編撰了「新人道」、「慷慨」、「趙氏孤兒」等劇本。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舉國憤慨！年輕的李老師又編撰一個「愛國瘋狂」的獨幕劇，由她執教的廣州培道中學巡迴演出後，各地青年熱烈響應，演出盛況歷久不衰使李老師獲得很高的聲名。但李老師却不受盛名之累，返璞歸真，民國二十二年再度回到燕京大學國文研究院深造，繼續從事古典戲曲的研究，研究院期間她撰寫了「湯顯祖戲劇之研究」及「琵琶記與印度古劇莎貢達拉」等論文。同時也編撰了「花瓶」、「樂善好施」、「往何處去」等劇本。是不是受了她在燕大所寫的最後一個劇本主題之影響？啓發她往「何處去」的念頭？於是在民國二十三年中止了燕大研究生歷程，飛越重洋到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戲劇研究組，繼續探索西方戲劇的研究。在密大的求學歷程可以說得上波折起伏！表現出李教授充沛的活力，超越尋常的智慧。她首先編寫「瀟魂」、「大觀園」兩個劇本，大觀園一劇并得到極負盛譽的：霍伯伍德戲劇創作競賽第一名獎金，之後她又寫了四篇「中國文學批評」的論文，也獲得了霍氏獎金的首獎。

留美期間創作多種

據李老師記述她在美求學，接連獲獎後的心情是：「正在猶疑是否放棄獎學金，和學府學位的造詣而轉向寫作生涯之際，忽然接到美京國會圖書館的聘約，協編英文『清代名人辭典』(Pro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乃決心

應聘。這是民國二十五年夏，當她得獎并獲碩士學位時，徘徊在學業工作的十字路口。這一年李教授已經三十歲了。雖然她個人諱言自身私事，但旁觀者可以據常情常理推斷：在三十年代即使在美國，年屆三十的女性總會把婚姻愛情問題，認真的考慮并作決定性之處理，李教授當時的私生活之另一面——愛情、婚姻的動向局外人無法知道底蘊。在現有的資料中，我們只能採集到她的學業、工作和日常生活動態的大概情形。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七樓東方圖書館，她終日翻閱中國古籍，編寫文學藝術家傳略數十篇。由於工作環境對文學創作無甚啓迪，她決定去職。

一九三七（民國二十六年）李教授辭去了國會圖書館工作之後，她轉往文化中心的紐約，尋覓新思，創作新著。在紐約三年的光景，她又是緊張忙碌的把時光消磨過去，她除了選修哥倫比亞大學的現代戲劇、戲劇寫作、小說寫作等課程外，并任職於哥大東方圖書館。讀書工作之餘就去觀研百老匯各劇院戲劇演出。逗留紐約一年多的日子裏，她還能抽暇編撰劇本多種，都是以英文寫成的，計有：「萬物獨狗」三幕劇（God Unkind 寫強權）、「故鄉兄弟情」四幕劇（Holland 寫華僑）、「半世紀」三部曲（Half a Century、九幕劇，寫一美國女傳教士在華五十年）、「王世英」三幕劇（寫婦女悲劇），及「淪陷之家」獨幕劇（Devils Unleashed 寫日人在華暴行，刊登於The Far Easter Magazine）短篇小說「彈下生死」（Birth Under the Bomb）刊登於Asia Magazine）。除了編寫劇本外，

并主編留美學生出版的英文「遠東雜誌The Far Eastern Magazine」。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秋激於愛國義憤，她連絡同學數人週遊全美，宣傳抗日，對殘暴無恥的日寇優華行爲，口誅筆伐猶嫌不足，於是她又決定回國，以實際行動參加祖國抗戰行列。

回國任教參加婦運

民國二十九年李教授回國了。她已經是三十四歲的中年人：在當時的中國環境中，女性到了中年關頭還小姑獨處，這恐怕是不可思議的事。在這樣尷尬的夾縫裏，她却力排衆議，我行我素，由此可以看出她有超越常人的信心和毅力！回國第一年是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之聘（時已遷校成都），任英語系副教授，三十年秋，復應蔣夫人之聘，赴陪都重慶，任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文化事業組組長，主編婦女新運月刊、週刊、半月刊。李教授在此一時期的創作，偏重於時代性之論文，她撰寫了「創造婦女的新史實」等論文數十篇（三十六年精選專集出版）。三十一年膺選爲三民主義青年團常務監察，兼任女青年處副處長。三十二年任青年幹部學校研究部英文教授。在重慶六年，她躋身黨、政工作之後，仍不忘戲劇創作，前後撰寫了獨幕劇「慈母淚」，多幕劇「冤家路窄」、「戲中戲」、「天問」、「時代插曲」，翻譯「英國戰時婦女」，歐尼爾的劇本「上帝的兒女有翅膀」，小說「錯過的愛」與「月落」等。走筆至此，忽然發生一絲奇想，李教授回國後這一段歲月中創作的戲劇、翻譯

的小說書名頗有微妙的暗示，當然這只是一種巧合。我們不妨玩味一下，上述一連串的書名簡直就是李教授生命的寫照。堅強一生的她想必也有過慈母般的飲泣吧？至少在她生命的終點彌留之片刻間筆者親自見到傷感落淚的慈悲表現！她常常告誡我早日結婚成家，正如她一位同宗堂弟李××說的：她晚年後曾流露出終生未婚的悵惘！所以她總是勉勵親近她的人——不論男女都不要錯過婚姻機緣。筆者忝爲李教授門下之求學子弟，我天真地幻想她是上帝賜給凡世的天使，最後她應該展開翅膀，回歸上帝跟前，她不應該像一般人那樣隨着月落而沉寂啊。然而她畢竟是人，只不過她留下一頁更動人的悲喜劇之史料！廿四年前李老師正是我們的系主任，她授課中途送給我們全班同學人手一冊「時代插曲」的多幕劇本，如今想來這又像一次伏筆之劇情安排，她的一往事歷不就是這個時代的插曲嗎？當然我們每個人也都可以藉此自況！只不過是悲、喜、長、短之差別而已！

參政並非主動干求

三十三年她創辦「婦女文化」月刊。李教授的志業理想更遠大了，她自己說：除了藉此刊物鼓勵婦女創作外，她甚至希望對全人類文化有所貢獻！這種遠大的理想抱負不能徒托空言！做起來也不只一端。從三十四年以後李教授涉足政壇，可能就是爲了實踐她所抱持的理想志業。

三十五年李教授隨中央政府返抵南京，任國立政治大學和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江蘇學院英語系主任，并膺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時國民

黨與青年團合併，任常務監察委員。三十五年冬受命率領大專學生代表團，赴印度出席亞洲學生會議，得便觀研印度戲劇，繙譯印度近代名劇作家羅埃 Dvijendra Lal Ray 傑作「沙查汗」五幕劇。三十七年李教授膺選第一屆立法委員。表面看起來她似乎很熱衷政治活動，事實上都是應黨的徵召而出，并非她主動干求，這就談不上政治慾望和野心，對於她早先想以政治力量輔翼其文化的理想，而未遂其初衷感到失望！以致於在民國五十二年發生一件趣聞，某報紙以顯著標題說：「啞吧說了話，我仔細閱讀那條新聞的內容原來是，李曼瑰委員在立法院會中自我調侃，十年發一次言，而這次發言的要點是為劇運請命。

她的政治生活平淡無奇！且舉她說的幾句話以見其心態之一斑：「三十八年六月舉家遷居台灣，居台二十年，因民意代表不能改選，連續繼任立法委員，先後兼任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和國立藝專教授，並兼任政工幹校及中國文化學院戲劇系主任，戲劇電影研究所所長等職。」這段話中沒有表露絲毫的政治遠景之理想，即使她担任各學院之戲劇系、所主任，據筆者所知，那也是「黃袍加身」的勢所必然之儼來名位。

在台推展劇運紀要

來台之後李教授的戲劇創作舉其要者（民國六十年以前）有：「女畫家」、「皇后土」、「維新橋」、「漢宮春秋」（王莽篡漢光武中興兩部曲的縮短本）、「大漢復興曲」、「楚漢風雲」（是題「張良別傳」）、「盡瘁留芳」、「國父傳」、「淡水河畔」、「漢武帝」等。此外還

有一些雜譯著。比較重要的一本論文是「編劇綱要」。她的英文劇本出版的有：「The Garden and Other Plays」（包括「大觀園」、「天問」、「女畫家」、「維新橋」）和「Pretender」（即「漢宮春秋」）。在這一部份劇作裏，是以兩漢宮廷為題材的歷史劇為主。如果要研究李教授劇作，這一點是要加着些筆墨的。

就著作的量來說，李教授算是「劇作」等身了。她畢竟是受過治學訓練的學院派劇作家，顯然她的劇本不屬於譁眾取寵之流亞，也不是阿附取容的媚俗之作，無論是取材、主題及人物塑造，都是正面而嚴肅的，因為這種緣故她的劇本未曾出現過太多的演出高潮，值得追敘的是民國四十五年在台北新世界戲院演出的「漢宮春秋」，却掀起一陣空前的高潮，連續四十九場，場場客滿，黑市票價高出原價二十倍。這在台灣舞台劇職業演出上是一次空前的紀錄！到目前為止，類似的演出還沒有創下新紀錄。

四十九年以後在她的晚年却又着力於劇運實務工作，溯自四十七年聯合國文教組織贈給她獎學金，重赴美國，入耶魯大學戲劇研究所研究，四十八年亞洲協會復贈旅行獎金，赴歐亞各國考察戲劇。這兩次的短期研究與旅行考察，不知道她舊地重遊時，除了研究戲劇實務之外，會不會激起對年輕時留學生活的感慨！即使有種種情興，那也祇有「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猶可追」的陶淵明式的感喟吧！前塵往事已經付之流水，不堪回首。她是從四十九年着力於推展劇運的實務工作，謹摘錄一段有關於李教授的實際工作情形

的記述資料如下：

參加國外戲劇活動

自歐亞各國考察戲劇返國後，鑑于國內劇壇日漸式微，決心獻身於困難重重的話劇運動，和教育中華話劇團合作組織之一戲劇研究社，創辦話劇欣賞會，演出合乎藝術標準的劇本。首輪演出「時代插曲」、「狄四娘」等六劇。這種類似歐美小劇場的劇運活動，得到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協助，成立了小劇場推行委員會。五十一年並在教育部輔導下，成立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在這一委員會的推動下，輔導各大專院校之話劇社團，舉辦青年劇展、世界劇展，每年並頒發各項金鼎獎。除了在國內大力推展戲劇活動外，並數度參加國際性文教活動，先後出席過菲律賓亞洲作家會議，赴日本出席世界戲劇會議，赴德出席國際音樂戲劇會議，赴挪威出席國際筆會年會，對於世界劇壇見識愈廣，回顧本國戲劇仍瞠乎其後，則不勝感慨！但，李教授不像一般人出洋以後，回來就大發議論，高調層出不窮。而她只重力行，所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她就是一個言行兼顧的人。於是她決心再發奮以圖振興！

民國五十六年李教授又創立了中國戲劇藝術中心，以為發展劇運的基地。除了負起大專學生劇運，基督教青年會劇運及兒童劇運等輔導工作外，並成立兒童戲劇推行委員會、劇作家聯誼會、籌組編劇學會、開設影劇訓練班，中小學教師戲劇講習班、大專學生戲劇講習班、電視演員訓練班、兒童影劇訓練班等，又為紀念其先翁先慈，姊弟四人捐獻巨資，設立李聖賢先生夫人紀念宗

教劇獎金，徵求優良宗教劇本，以為推行教會劇運的基礎。」

就上述有關李教授推展劇運的實務工作概況以觀，她進入老年後所表現的驚人活力，真使年輕人也會發出望塵莫及的感慨！同時也顯示了她另一項過人的智慧——組織領導力也真有不讓鬚眉的氣概！在推行小劇場運動的過程中，她也撰寫一篇相關的論文，舉其重要者有：「三一話劇欣賞會的發起與籌備經過」、「小劇場運動推行委員會的成立與展望」、「話劇欣賞委員會的成立與展望」、「從小劇場運動到中國戲劇中心」等，六十二年應聯合報「各說各話」專欄之約，撰寫「國家劇院之創立」，綜觀李教授這一系列綱舉目張的文章。就是推展劇運實務工作的各種藍圖，也可以說是在復興基地推動文化建設的先期計畫大綱。李教授所倡說的國家劇院，已經列入中正紀念堂第二期工程的範圍中，當國家劇院成立時，李教授必含笑於九泉之下。

追隨服務戲劇中心

筆者於五十八年底自花蓮軍醫院退伍前夕，給老師寫了封信，想請她為我退伍後推介工作，她回信說：「台北地區人浮於事，找事不容易，但她又囑咐我退伍後先到台北居住，遇有機會予以推介。我遵照老師囑咐，五十九年元月就到台北來，二月初去拜見她，當時老師不在家，我留下便箋說明再抽空來看老師。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她一封限時信要我立即到藝術中心和董秘書一談，和董秘書見面後，他轉達老師慈命，要我到戲劇中心辦理會計業務，我格於外行不敢應命，然而董

舜先生（是我學長）極力解釋說會計業務的範圍并不複雜，他負責從旁提示指導我登錄賬簿、編製報表的作業程序。我只得應允在工作中學習，第二天我就到戲劇中心報到，主要的辦理話劇欣賞會的賬務工作。也兼辦些文書行政事項，後來老師要我接辦一件未完成的編輯工作，那就是「中華戲劇選集」第一集之編印出書。

最後想再補記一些個人就學前後和李教授相處之境況：在戲劇中心工作僅半年光景，五十九年六月考上師大國文專修科，七月中旬就註冊入學。這是輔導會委託師大代辦的一個專科班，後來也升格為師大國文系。當李教授知道我要就學的情況後，她并不予鼓勵。反之她却建議我重新報考文化學院夜間部大眾傳播系。經詢問明白才知道大眾傳播系不招轉學生，只好去考日間部中文系。錄取後就向師大辦退學，轉進文化學院中文系二年級就讀。老師雖稍予嘉勉，但她又要我明年再讀。因為老師說明準備推荐我到第三家電視台去工作。我才恍然明白早先她要我去讀大眾傳播系的緣故。不過我對她再次向我建議：「明年再讀」這句話又一度感到納悶——不以為然。我自忖年事老大，難得考上大學，若不及時就讀，還待何時？明年又怎能把握機會再考上呢？考慮之後我斷然感謝老師的善意，放棄那次垂手可得的優越的工作機會。之所以如此，主要的是我當時不知道普通大學考上後可以辦延緩一年入學的規定。如果老師首先對我說明此規章，我相信會接受老師的建議。當她聽到我不願接受推荐去電視台工作時，據說她頗為難過，也許她誤以為我

是和她賭氣呢？不過老師畢竟能寬容人，尤其偏厚於我，等我去陽明山入學後，她又考慮到我恐怕一時拿不出幾千塊的巨額學費來，於是她立刻替我拿出五千塊要我應用。我又婉謝了她的慈愛關懷之情，接着她又要我繼續居住在戲劇中心，以便夜間做些事情。我困惑於通學擠車之苦，也未接受老師盛情，她又考慮我於學校生活之餘暇總得到台北看看電影或戶外活動，花些零錢呀，她允我每月向她報五百元交通費。我又是毫不考慮的謝絕了。這一連串的違拗師命，實在有點乖常。如今回想起來，加倍後悔和內疚！

時不我與追懷莫及

我現在自認對事親尊師的道理比較成熟了。然而老師走了。那還有補償的機會呢？就像我想為自己尊親盡點孝心已經不可能的情景一樣。為老師做壽這一夢想不能兌現，這絕對是我個人的疏忽所造成，實在不該藉任何理由推諉或抱怨什麼？經過反省思考之後，由這件憾事我領悟到一個啓示：該做而能做的事，一經構思就當力行；否則，時機一瞬即逝！再回頭可惜時不我予。人世間不知道有多少這種憾事一幕幕地從眼底流逝，個人也曾為他人惋惜過，那裏想到事情臨到自已頭上，還是逃不過這種憾事的循環軌軌！這難道是人類命運之共通的悲劇收場嗎？寫到這裏似乎不宜徒事嘆嗚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願自己日後能突破猶豫、徬徨、幽柔、怯懦的墮性，接受已往的經驗教訓！把握時機完成自身要做的一切事情，或可稍慰吾師於九泉之下！

民國七十年于新店